【教牧分享】

東九家書(2026 年 11 月 22 日)

上次分享到每一個神學說法都有它的歷史性，針對特定的神學議題而提出。只要一脫離了原本的神學處境使用，就很容易變成偏頗甚至極端的神學學說。稱馬利亞為神之母的原意是捍衛聖子的人性，脫離了本身的神學處境就會威脅聖子自有而生的真理。聶斯托留原意是捍衛聖子的自有而生，脫離了本身的神學處境就好像分割了聖子的位格。當主後431年以弗所會議捍衛聖子位格的合一，將聶斯托留判為異端，帶來教會第一次分裂，同時卻埋下教會第二次分裂的種子。

在對抗聶斯托留傾向分割了聖子的位格的過程中，在高舉聖子位格的合一時候，出現了將聖子神性人性過度聯合，變成創造出一個非完全擁有神性也非完全擁有人性一個第三種性的基督的異端神學。教會一直就在聖子如何與聖父同質同時又與在聖子降生後成為完全的人中間掙扎。最終羅馬皇帝在主後451年在君士坦丁堡對面海的迦克墩召開會議處理聖子位格的神學問題。

頒佈《迦克墩信經》（Creed of Chalcedon）：
我們跟隨聖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認同一位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祂真是上帝，也真是人，
具有理性的靈魂，也具有身體；

按神性說，祂與父同體，按人性說，
祂與我們同體，在凡事上與我們一樣，祇是沒有罪；
按神性說，在萬世之先，為父所生，按人性說，在輓近時日，為求拯救我們，由上帝之母，童女馬利亞所生；
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獨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亂，不相交換，不能分開，不能離散；
二性的區別不因聯合而消失，各性的特點反得以保存，
會合於一個位格，一個實質之內，而並非分離成為兩個位格，
卻是同一位子，獨生的，道上帝，主耶穌基督；

正如眾先知論到祂自始所宣講的，主耶穌基督自己所教訓我們的，
諸聖教父的信經所傳給我們的。

可惜基督“具有二性”的說法不獲以亞歷山大為中心的主教接受，認為此說法偏向聶斯托留分割聖子位格的異端，堅持聖子只有一性的用詞，但此一性包含二質（尼西亞君士坦丁一直捍衛的與聖父同質及人的質）。也許現在你會覺得他們這樣分歧很無聊，只是用詞上的分別。的確只是用詞上的分別，特別亞歷山大的基督徒通用的希臘文會將性（physis）和質（ousia）兩次分開。但拉丁文卻沒有對“性”和“質”兩個分別的詞語，被視為拉丁文的同一個詞語。當亞歷山大的主教堅持基督只有一性(physis)的時候，通用拉丁文的主教會理解為基督只有一“質”，接近將基督神性人性過度聯合的異端。基督“具有二性”的說法對亞歷山大為中心的主教來說則會理解為跟聶斯托留的異端如何描述聖子的位格一樣。結果彼此視對方的說法為異端。教會第一次「聶斯托留分裂」短短的20年後，就發生了史稱「迦克墩分裂」的第二次教會分裂。

以亞歷山大主教為中心的眾堂會從此與其餘羅馬帝國的眾堂區決裂。今天，埃及、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的堂區都繼承著亞歷山大為中心的這個神學傳統，統稱為「遠東正統傳統」（Oriental Orthdoxy）。

到今天，縱然遠東正統傳統仍然堅持用聖子基督只有一性的說法，拒絕《迦克墩信經》中基督具有二性的表達。遠東正統傳統已於1984年跟羅馬天主教傳統及1989及1990年跟希臘東正教傳統在基督位格的神學上復和，承認彼此的分歧只是用詞上的分歧，並沒有對聖子基督的位格有實質理解上的分歧。但經過超過1500年的分裂後，各方禮儀上的復和與合一到今天仍難以達致。更遑論他們跟接受聶斯托留神學的亞述東方教會復和了。

其實很多的教會分裂只是一個悲劇，當時不同信徒受制於特定的歷史處境及語言文化，造成偏頗與誤解。亞歷山大教會最終發展出來的埃及正統教會，屬數百年後很快便落入伊斯蘭勢力的統治下，成為收壓迫少數派，但千多年來忠心在艱難中承傳信仰與福音。我2023年遊埃及的時候也參觀過他們的堂會並跟當地的信徒交流。今天埃及教會仍有約一千萬會友。在我們附近，觀塘鴻圖道也有一所隸屬埃及正統教會下的聖馬可和聖多馬堂。在埃及受伊斯蘭政權統治的同時，埃塞俄比亞地區的阿克蘇母王國（Kingdom of Aksum）則未受波及。基督教一直是埃塞俄比亞的主流宗教。今天，埃塞俄比亞教會跟厄立特里亞教會有4–6千萬會友。它們分別於1959年和1993年才在組織上從亞歷山大宗主教領導的埃及正統教會獨立出來。



我在 2023 年參觀埃及正統教會位於亞斯旺的天使長米迦勒大教堂



Kadıköy 基督教會大門口

迦克墩見證著基督論神學決定性的發展，同時也見證著第二次教會的分裂。迦克墩今天稱為Kadıköy（粵語近似“卡德蓋”），是伊斯坦堡亞洲那邊的市鎮，跟市中心只有一海之隔，有點像我們跟香港島維港之隔的九龍。今天是衆多像我一樣不喜歡伊斯坦堡中心過度商業化的遊客遊伊斯坦堡時選擇落腳之處。乘搭渡輪橫跨歐亞來回伊斯坦堡中心與迦克墩就像乘天星小輪過海一樣，本身就是旅途的一大賞心賣點。

主後451年的迦克頓今天卻埋在Kadıköy的民居下面難以考究。當年召開迦克墩會議的聖歐菲米亞堂（Church of St. Euphemia）原址也在歷史洪流中難以考究了。今天Kadıköy名為聖歐菲米亞堂的教堂建於1694年，與召開迦克墩會議的聖歐菲米亞堂沒有直接地理上的關聯，卻承傳著迦克墩源遠流長的屬靈傳統。我也有幸適逢主日參與今天Kadıköy基督教教會的主日崇拜與當地聖徒相交。現在只有在火車站旁邊有羅馬遺跡在迦克墩出土，仍未開放給公衆參觀，只能在天橋隔著鐵絲網遙望，較難以想像當年迦克墩會議期間主教們經驗的迦克墩的模樣。也許唯一當年今日沒有太大改變的只有分隔歐亞的海峽。


建於1694年的聖歐菲米亞堂

你的弟兄
梅朗軒牧師


Kadıköy火車站旁邊古代迦克墩的遺跡